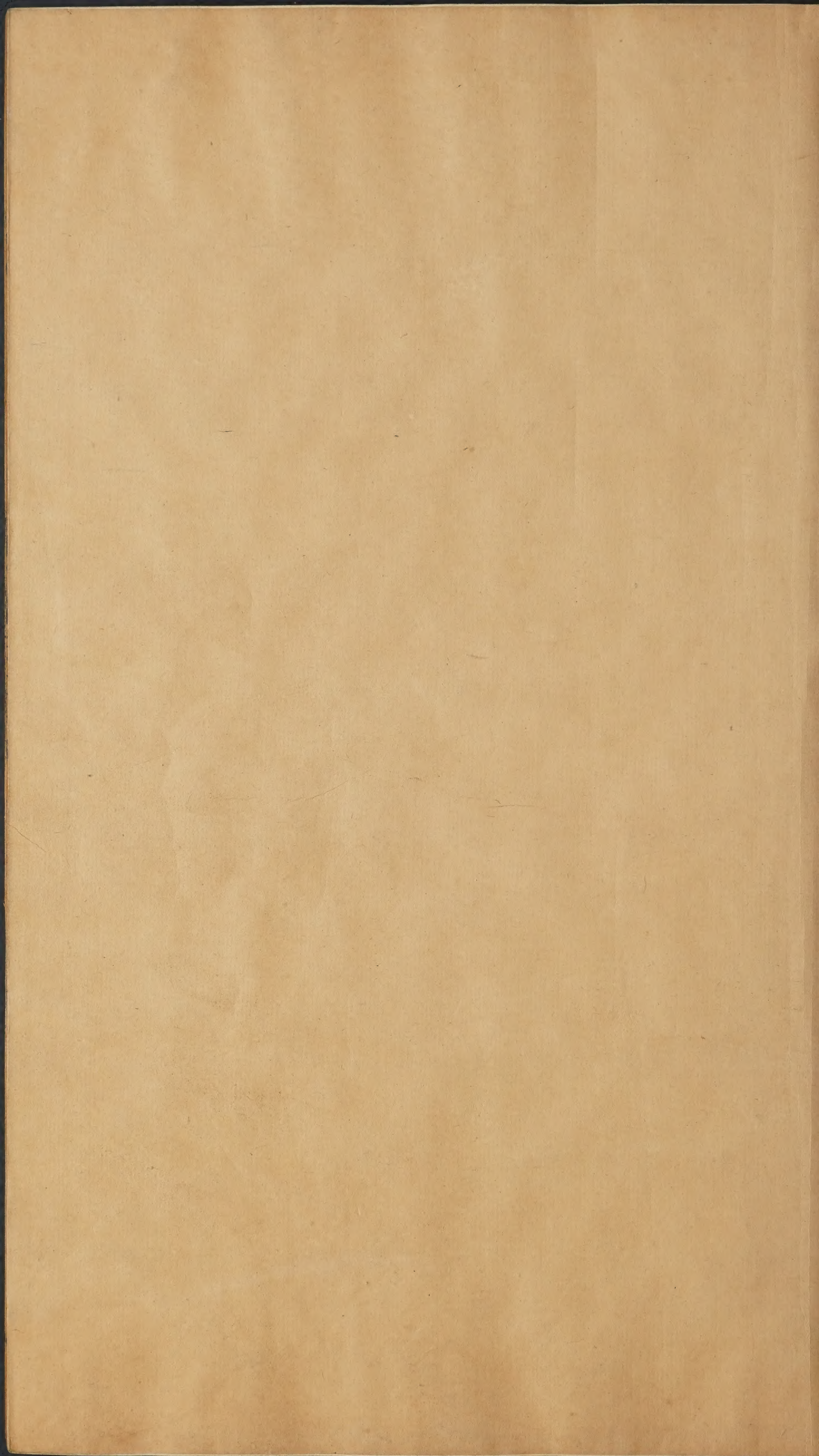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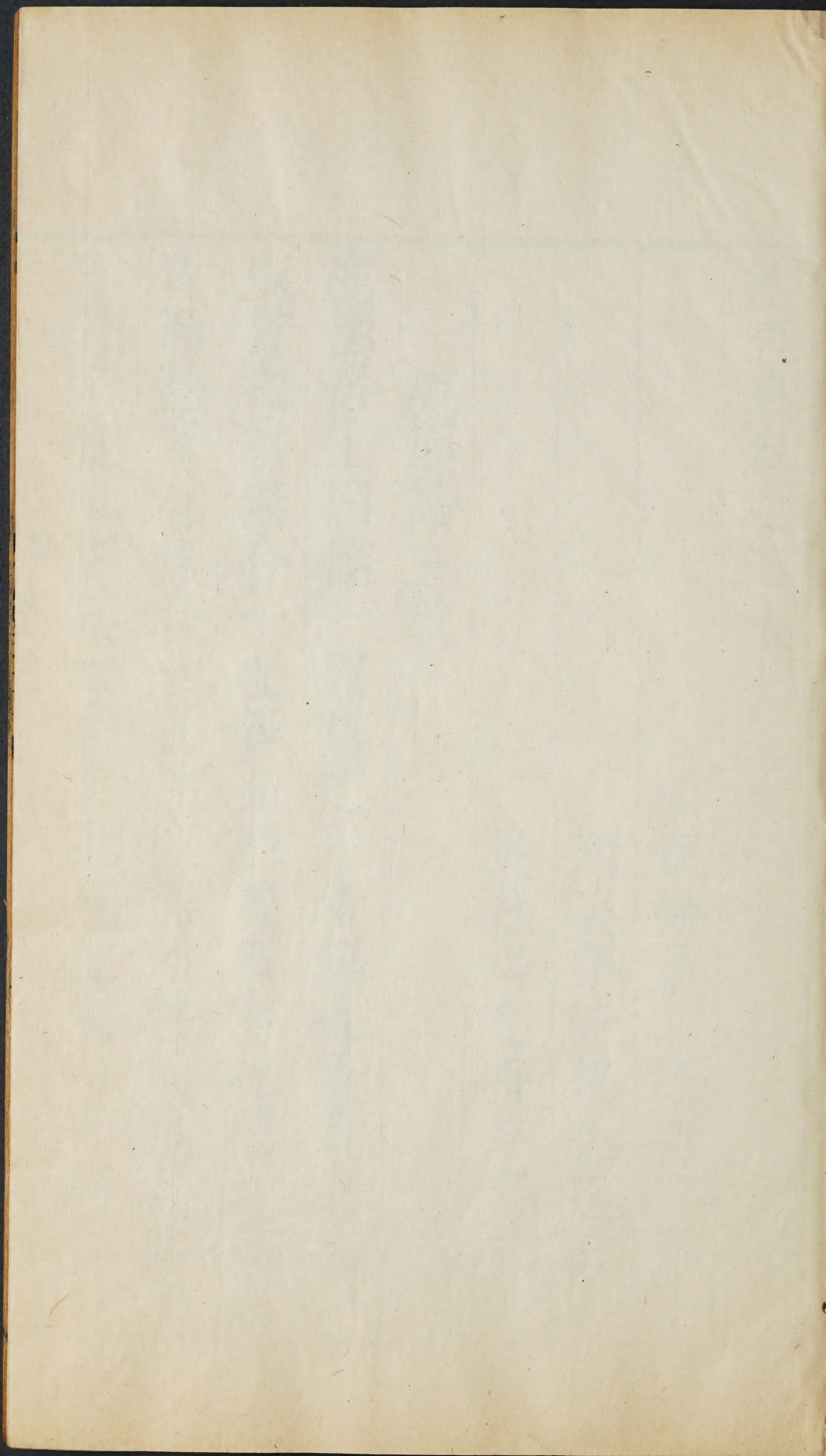




# 鴻苞集卷之三十七

明東海屠　隆緯真著

西吳茅元儀公選訂

從孫屠乞符泠玄校

## 鹿園論三教

鹿園居士曰儒一以貫之一者無也貫者有也一以貫之有無合一也費而隱費者有也隱者無也費而隱者有無合一也佛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無所住者無也生其心者有也無住生心有無合一

也老谷神不死谷神無也呼之卽應不死也有也
谷神不死有無合一也儒顧諟天之明命顧諟卽
內照也天命無聲臭而聲臭所由生故必顧諟焉
佛照見五蘊皆空照卽顧諟也五蘊非無也皆空
非有也老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竅
觀卽照也卽顧諟也兩觀最重是其入道之功愚
按有無合一非無非有乃三教至道非頓悟何以
知之故聖功卽在內照別無下手處也儒人心情
識人也道心見性天也佛煩惱情識人也菩提見

性天也老知白情識人也守黒見情天也夫是之謂天人之界也人止一心但靈光外馳則爲人心所謂情識也靈光内照則爲道心所謂見性也玄門指情識爲順行見性爲逆行故曰五行順行法界火坑五行顛倒大地七寶壇經曰煩惱卽是菩提但在悟與不悟爾故偈曰誰知火宅内元是法中王又曰前念迷則佛是衆生後念悟則衆生是佛人無二心非離衆生而爲佛也

又曰未悟人遇悟人知其心境於荅問間潛誘至

萬丈崖邊忽地一推落去便得了手此是頓法未悟人不遇悟人自爲生死發勇猛心不著邪見惟求見性去尋出路東撞西撞忽然一撞落在萬丈崖下如夢方覺亦是頓法若不頓悟自見本性便通得千經萬論玄微秘密之言亦只屬情識一邊不是了手此神秀之所以不得傳衣也

滇涬子曰余不自度斷然以三教理一著爲定論而了然獨立寡儔近從鹿園居士伯子謙甫所得居士三教論卓越奇偉眞足以發明理一之旨如

日中天始知前輩得道之士先得我心余是以爲之一快而特論益堅也

溟涬子曰近世士大夫資性近于清虛者頗好習二氏而陽附孔孟如朱子註大學明德曰虛靈不昧四字全用佛經程子作定性書如反鑑索照等語其精處純是佛學至陸象山及近世王陽明之學盡用佛氏二乘禪而皆顯然攻佛不幾於操戈入室乎殊不知見理苟眞三教一理本無同異何有是非古世之陰習而陽攻者皆起于不見道之

故也
昏昏黙黙埋照含光是智慧是萬刼不壞底眞性
昭昭靈靈神光外馳是情識是生死輪廻底種子
將此外馳底神光一返而内照便是大悟大徹故
曰轉識爲知故曰迷則衆生悟卽是佛世人多認
昭昭靈靈神光外馳底是智認賊作子所以歷刼
不見自性王新建致良知之學亦只是認昭昭靈
靈底作良知其言曰良知是天理之昭明靈覺處
又加一致字更是疊牀架屋未免墮情識一邊[illegible]

然致得十分聰明透徹愈透徹則愈散馳今觀其徒最高明者多流而爲圓巧伶俐機鋒雄辨善躲閃而習狡獪此情識用事之明驗也廣成子曰至道之精杳杳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老子曰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乘乘兮無所歸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其愚人之心也哉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若悶又曰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鹿園注云雄與白情也雌與黑性也夫杳冥

昏默愚悶雖黑皆回光內照外暗內明也馳騖情識昭昭靈靈外明內暗也至如孔門子貢之聰明才辨識情也顏子之終日如愚見性也至如佛門神秀之傳聞彊記情識也慧能之絕學無物見性也聖聖相傳見性之學如此三教理一至此昭然發矇矣新建之致良知是老氏之所謂昭昭察察也是神秀之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也故曰佛氏之二乘禪也而猶然攻佛不已不惟不識三教宗旨其於孔門勿欺之學亦有媿矣

良知二字原不差卽是自性新建却認取昭昭靈靈底只認得箇知字遺了良字却又加一致字愈自支離散漫矣

三教至處

玄門詆禪是未知禪禪門詆玄是未知玄儒詆玄禪是未知玄禪有知之而持論猶然推僊佛附儒隱約委蛇者其說有二賢士大夫旣已知二氏之道之美而擔當不勇畏人以異端目已其心好之又不能不談二氏乃動輒附託儒術以逃世人之後議搽其心猶不能忘情於宣廟兩廡下之俎豆者又有眞知二氏之道之美實心皈依而念世人難與驟語不駴則怪姑就世法起論使二氏和合

於儒術不至駭俗而其說可以漸行如近世羅念菴持論往往如此此其見亦卓矣若以愚論之亦政不必爾吾儒仙佛其理雖一其作用成就實自不同自剖判以來三教鼎立莫能相廢學者既兼通其理持論立教謂宜明目張膽各探其本源各要其至處以曉示天下後世使日月並明寒暑並行江河並流動植並生乃爲頂天立地作三教張主男子如云明知二氏之道可貴第以世人不悟俗儒異之姑託之儒術牽合附會其說使不至駭

人無礙儒宗無廢二氏陽詆仙佛陰爲主張則二氏之道將終於不明是使俗儒之所以紛紛也豈大豪傑卓絕千古之見哉故愚不自度斷以爲論儒道則要儒之至處理固無異於仙佛而其作用成就之不同者不必强推而附之仙佛論仙佛則要仙佛之至處理固無異於儒而其作用成就之不同者不必强推而附之儒嗟乎余孤立寡儔力明三教不敢引類呼朋以求助巳嘔血吐心雖蒙世訾詬梢糜不悔矣

儒者世法仙佛出世世法在世世不可無法是故貴儒出世不可無法是故貴仙佛實而公可貴也虛而大不亦可貴乎自剖判以來三教之所以鼎立不廢也儒學實而公仙佛學虛而大儒者實而有虛虛在忘私仙佛虛而有實實在證聖佛仙出世故云虛虛以出世得名非幻妄也儒世法故云實實以世法得名非滯著也所謂各有至處以此知此則不可相廢不必相廢明矣學儒者則詆仙佛以爲異端學仙佛者則又詆儒以爲拘滯學儒而詆

仙佛仙佛有引而去之耳學仙佛而詆儒儒之所
以紛紛持論不服也學儒而詆仙佛俗儒也學仙
佛而詆儒贋仙佛也孔子以老爲猶龍是未嘗詆
仙也以西方之人爲聖人是未嘗詆佛也佛之立
教在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是佛未嘗詆儒也仙之
立教在淨明忠孝是仙未嘗詆儒也三教之所以
卒於鼎立也三教之徒嘗彼此相非矣而卒於鼎
立而不廢是必無庸於相非也

仙佛仙佛有別而未之正乎仙佛而說儒儒之所以紛紛諸論不取正於儒而試仙佛俗儒也學仙佛而說儒仙佛也孔子以來為儒者是未嘗說仙也以西方之人為聖人矣未嘗說佛也佛之立教在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是佛未嘗說儒也何必立教在淨明忠孝是仙未嘗說儒也三教之所者以儒立也三教入從諸彼此自身矣而舍人身

清淨

道者淸淨物也三教聖人之所以得道者淸淨心也諸情塵膠擾秋毫不清不淨者皆非道也三教聖人作用成就各立門戶各分路岐各抵歸宿而以淸淨心合道一也正心誠意是儒之淸淨也致虛守靜是仙之淸淨也除妄歸眞是佛之淸淨也

夫有善無惡者儒者之心也仙佛善心且無何況惡心乎爲善去惡者儒者之行也仙佛善且不爲何況爲惡乎此所謂同歸於淸淨也俗儒往往以

仙佛爲異端嗟乎夫儒之所稱爲正道者得非以
洗心滌慮不染不垢乎不知仙佛之洗滌細於儒
者何如而又未始有洗滌吾未見仙佛之有可訾
議也宋儒謂佛氏假設地獄諸惡業報應以恐嚇
衆生不知明有人主則有百官百官中有刑官以
陽罰罰有罪之百姓冥有上帝則有萬靈萬靈中
有冥官以陰罰罰有罪之衆生百姓以形骸受陽
罰於生前以魂氣受陰罰於死後此必然之理也
虛空之表上帝端居謂上帝能有萬物而不能有

萬靈謂上帝能以好生之心生物而不能以冥報
之權懲物亦謬甚矣若云福善禍淫止有生前之
陽報而無死後之冥報則顏子以好學夭伯夷以
淸節餓睢陽武穆諸公以忠孝戮當其身失爲善
之利矣曹操姦甚於鬼而子孫反爲帝王秦檜惡
滔於天而首領卒保牖下當其身逃爲惡之罰矣
雖曰流芳遺臭於白骨何與而上帝之權不亦太
踈乎蓋惟爲善者雖屈抑一時而卒升天堂永享
淸虛之福爲惡者雖漏綱一時而卒沉地獄永受

業趣之苦此其所以爲帝之靈爽理之常符也或
曰善惡報應不於生前死後則冥冥漠漠茫無所
知矣吾以極情縱意行之生前而以冥漠無知聽
之死後不亦快乎曰子之言亦愚昧可哀矣夫子
何言乎無知也未死者不知死者知之矣生時不
豫知死後知之矣生而不知死而知之而悔不亦
晚乎又曰生而痛苦以有形骸受之也死則形骸
壞矣誰爲受罰而痛苦乎吾又何畏焉曰生而痛
苦以有形骸受之也夫死人亦有形骸何以無有

痛苦也曰人生則有魂氣故有痛苦也人死則魂氣不屬故無有痛苦也曰然則人之受痛苦在魂氣不在形骸矣人死形骸且壞而魂氣則存安得而不知痛苦乎故謂地獄業報爲佛氏假設非也曰地獄業報旣實有之何爲儒者不言而佛獨言之乎曰儒法治世故止言世上之禮樂政刑佛法超劫故言劫中之地獄業報儒之不言地獄亦猶卜之不言醫醫之不言卜也亦猶矢之不言函函之不言矢也宋儒又謂佛氏畀之一錢必亂何其

不知佛也夫儒之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所謂不亂也釋迦之入道也淨飯留之而不住耶須挽之而不戀宮嬪誘之而不惑遇外道種種而自信受雪山諸苦而益堅太子之富貴漠如浮雲哥利之屠毒憯如空花若是而謂其一錢必亂不知佛亦甚矣故世之詆佛者皆起於不知佛者也宋儒之詆仙曰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但恐逆天理偷生詎能安夫人義當死而苟生乃謂之偷生所不當爲而爲乃謂之逆理今仙家本

淸淨虛無而修證大道何爲逆理從修證大道而性全命延何爲偸生蓋渠欲爲儒者亦幟而實未徹仙宗者也夫三教之鼎立非一朝夕矣有能以一夫奮臂力排去二氏而獨存儒教者乎如其不能則是果不可廢也其所以不可廢者何也理一也

上帝全體太極眞宰萬物陶冶世界故云至尊無上也含生庶物帝所子也群眞萬靈帝所臣也太上玄元帝所賓也世尊菩薩帝所師也含生庶物

各得太極之理而錯然生出故曰帝所子也群眞萬靈修眞成道而隸於天界故曰帝所臣也太上玄元體道立極與上帝等帝王宰世界而太上退處無爲故曰帝所賓也世尊菩薩修道極於眞空直超三界六道人天賴以度脫故曰帝所師也或曰若然則上帝有上而不得爲至尊矣曰上帝子庶物臣萬靈賓太上師佛菩薩不亦至尊乎如以上帝有司爲不尊則古帝王曰師臣者帝曰先學後臣將亦不得爲至尊乎明乎此則知俗儒之以

仙佛為異端者亦謬盭甚矣或曰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楊墨佛老者吾儒中之異端也若如子言世果無異端乎曰有之僞學者儒之異端也妖幻者仙佛之異端也是不可以不辯也夫楊墨豈佛老比乎楊氏之道近清眞墨氏之道近仁厚皆古獨行高士也清眞者自愛太專而與萬物毫不相關仁厚者捐身爲物而溷人已親疎之辯其行雖高其道皆有弊有弊則足以誤世害物孟子闢之不爲過佛老之道以清虛自度爲宗以廣大

度盡天下後世衆生爲極豈楊墨可比其萬一乎奈何指以爲異端而闢之也是非仲尼之意也是非上帝之意也

## 虛靜

仙家之所以重性命雙修者何也抱朴子曰有者無之宫也形者神之宅也故譬之於堤堤壞則水不畱矣方之於燭燭糜則火不居矣形勞則神散氣竭則命終根竭枝繁則青青去木矣氣疲欲勝則精靈離身矣故鍊氣以全形調心以全性貴在雙修也仙人性命雙修形神俱妙佛菩薩止修見性性靈既徹萬刼長存皮囊不用仙畱形以宅性佛悟性而棄形其不同如此然仙家又自有不同

眞詮敘曰文始眞經曰能見精神而久生能忘精神而超生蓋忘精神者虛極靜篤而精自然化氣氣自然化神神自然還虛此虛無大道之學也見精神者虛靜以爲本火符以爲用鍊精成氣鍊氣成神鍊神還虛此神馭氣之術也學虛無大道者雖不著於精氣然與道合眞形神俱妙有無隱顯變化莫測其壽無量是了性而自了命者也舉上而兼下也以神馭氣則著於精氣矣然保毓元和運行不息沖和之至薰蒸融液亦能使形合於神

長生不死乃了命而性因以存也自下而做向上去者也太虛元眞人曰虛無自然與虛空同體亦無虛空之體其壽無量以神馭氣落第二義爲他只在軀殼上做工夫猶在陰陽之内陰陽猶得而圍之夫虛無大道與佛氏修爲無以異矣以神馭氣政是仙家作用然亦須在虛靜中來不在虛靜中作用必無成也

本来無一物何處惹塵埃虛無大道一了百了佛所以爲先天也鍊神還虛後天之學仙家作用

不能出佛氏之範圍

止宿

元釋氏念常集佛祖通載遠自古七佛以及周漢魏晉六朝唐宋終於元季弘奬佛流闡揚大教可謂法苑之鄧林道源之滄海矣獨不滿其掊擊玄門過於刻峻每於道藏丹經悉指爲僞纂靈仙真隱咸目爲幻妖沙門如此立心如此持論不已狹乎夫佛劙心見性以超刦爲涅槃其道廣大而宏通仙馭氣煉神以度世爲了脫其道清虛而簡竅大小不同其爲道一也上真列仙崇奉如來等於

父師佛祖覺皇推獎羣眞歡於同氣二氏之徒知
不及此擊枝忘本涉流忘源挺刃操戈互相排擊
沙門以爲道流不抑則禪教不興羽客以爲釋氏
不摧則玄風不暢若二云勢不兩立道不並行不知
大道爲公超歷曠刼入門稍異止宿則同僊佛二
道咸以虛無淸淨爲宗惟見趣悟入差有淺深其
爲虛無淸淨一也譬如太陽行晝太陰行夜日不
妬月月不妬日譬如喬嶽長峙溟渤長流山不妨
海海不妨山仙佛之徒朗潔高遠粹白莊嚴者固

多而其僞徒憍慢婬㐫妖誕幻惑者亦不少兩家相詆乃皆置其朗潔粹白者而各摘其憍暴妖幻者互爲摧擊以求必勝是欲舉噎而廢食舉溺而廢舟也余笑沙門動詆陶弘景輩皆爲方士僞誤經文而魏崔浩亦因道士寇謙之故敬信其道勸大武盡毀誅沙門破滅佛教謙之切諫不從此兩家所以漸致憤疾成讐也嗟乎其不類之徒則爲之是豈佛祖上眞之意哉善乎齊顧歡之論曰泥洹仙化各是一術佛號正眞道稱正一一歸無死

眞會無生在名則反在實則合司徒袁粲曰仙化以變形爲上泥洹以陶神爲先司徒中郎張融作門律云道之與佛逗極無二吾見道人佛子各戰是非昔有鴻飛天首積遠難亮越人以爲鳧楚人以爲鳦人自楚越鴻常一耳以此論二氏止宿其庶乎

儒佛

廣桑子曰離動無靜離喧無寂離實相無眞空離煩惱無菩提世人不達謂儒通體用佛溺苦空誤矣

秘密藏

道家排擠釋氏此不惟不知釋必其涉玄淺也陶通明夢授記勝力菩薩乃詣鄮縣阿育王寺授五大戒孫思邈善莊老及陰陽推步醫藥之術號爲眞人而尤重釋典王重陽七眞並悟眞空標玄定

慧趙緣督譔仙佛同源一書大闡秘密藏嗚呼此
其所以爲至人也歟

## 與汪司馬論三教

三教之理異路同宗羲軒以前溟涬混合與𡡉爲闘末法支流割席分門互相水火學出世者薄儒教爲纏縛譚經世者詆二氏爲玄虛而佛道兩家又各立門戶羽客則曰佛昧大丹止於陰靈善爽緇流則曰仙迷般若未免報盡還來僕以爲不然若如三教之徒互相排毀則可以彼廢此何自洪荒以來鼎立至今卒不毀滅也嘗臆論之堯舜周孔爲世立法乃世界砥柱生人命脉自有生以來

固誠不可一日而少廢而二氏之道除煩解縛見性超眞玄妙精實又何可瑕疵如來會一眞元盡破諸妄謂大地山河悉從妄立塵緣世法總屬妄因其理至矣然世界衆生不能一一除妄還眞見性成佛則世法維持斷不可少儒者之不廢世爲其染着如舜禹有天下而不與孔子絕意必固我去染着矣與如來之無所住而生其心曷異焉上帝作用太極分陰陽陰陽生萬物萬物歸於陰陽陰陽歸於太極太極歸於無極理至無極何相之

有何人天之不爲佛哉且人天之中時有大菩薩居之人天事了還歸佛所其與報盡還來者又大自有别矣如來嘗論十種仙人不依正覺修三摩地别修妄念存想固形雖得長生報盡衰現未免輪廻流轉其論良至然此十種仙人者皆不悟眞空煉形調氣以其堅固不息故遂得長生以其不悟眞空故未免流轉乃若太上由虚極靜篤究竟無名而直達於先天地存夫所謂先天地存者非即佛氏之本來面目乎中古仙人止知修命間有

性命雙修者而性宗終不大徹是如來所摘十種
正在此輩至許君諶毋本忠孝而會於淨明重陽
平叔煉神氣而要諸定慧吾曇師因禪定以悟叅
同謂非深入般若者乎則又安得與十種仙人同
堂而論也玄門之徒謂佛子觀空習定不曉金液
還丹故没爲淸靈之鬼未免投胎奪舍此但指禪
師滯寂沉空未了眞性者言耳若佛菩薩一悟般
若金剛萬刼不壞何投胎奪舍之有故余以爲道
一也佛家謂之般若道家謂之靈光儒者謂之性

皆是物也二氏修之而離物肯入玄詮儒者修之
而涉世理歸實際而佛氏大徹道家未甚徹此三
氏之異處理一而已孔子見老氏而歎以爲猶龍
歎西方聖人以爲無爲而化不聞夫子之排擠二
氏也而後世儒者之徒乃指二氏爲異端謂其傷
倫亂教其心亦無他蓋將爲吾儒赤幟爲世教藩
籬而不自知其局於小方而不明大道也蓋得儒
術之淺而未窺二氏之深也夫吾儒乗日用之理
立法扶敎二氏乗淸虛之理離垢絶塵譬如栗肉

以濟枵腹凉漿以解煩渴有何相病何害兩存而必欲力排而去之也傅奕折蕭瑀韓退之表佛骨明目張膽掊擊不遺餘力不聞佛道因二子而遂廢毀也而退之一抵南海卽與佛子大顛語而稱其見解晚年得其姪韓清夫爲之指迷遂修大道而卒悟其前身爲冲和眞人若然則退之初年見且未定何據而攻佛耶漢史稱天下豈有仙人盡幻妄耳張子房辟穀而書其卒謂其卒不成仙淮南王本與八公仙去乃諱不言而稱其反誅謂恐

啓後世人主好神仙之漸是則然矣然至書唐司馬子微軒轅集宋陳圖南諸公彼獨非清虛學道業登仙品者耶乃極其嘉許若深所羨慕而不能置一貶詞何也豈遂不爲後世防其漸乎則史臣之詆排神仙亦茫然無定執可知矣士大夫執排仙佛者代不數人乃若漢傅毅闞澤牟子晉王導何充殷浩王恭周顗謝安王濛王坦之庾亮戴逵許詢王珣宗炳劉遺民宋顏延之何尚之梁何點何胤沈約劉勰唐張說杜鴻漸裴休王維白居易

梁蕭元德秀于頔馬總李翺柳宗元宋富弼張方平晁逈張九成陳瓘張浚呂居仁蘇軾黃庭堅諸公皆學佛者也周育成子經成子郭叔子呂尚越范蠡漢張良東方朔陰長生梅福欒巴劉寬晉郗鑒鮑靚許邁許穆葛洪楊羲嵇康郭璞梁陶弘景蕭子雲唐顏眞卿李泌張志和李白施肩吾陳陶諸公皆學仙者也彼豈皆闇而無識者耶僕每慨三教之理晦蝕不明以致其徒紛紛聚訟迄無休息先生博識多聞靈心睿緯參訂三教要於統宗

[illegible][illegible]顏曰太函取三氏書悉貯一室繙閱研摩而又清心寡欲實語實修今世之可與語太函者非先生而誰僕是用悉其平生愚見綜擘剖析與先生試印正焉先生不可無一言以復我

人解

人有耳目口鼻七尺形耳而可以爲聖爲賢可以與天地合德顧不貴哉天地以太極之理陰陽五行之氣妙合而生人理者性也氣者命也天地之所以成化工者此性命也聖賢之所以盡人道者此性命也衆人之性命其初本渾淪完足而無虧欠惟此一點太極靈光落在二五揉雜中所以不無昏明純駁而欲根情識得以覆蓋本心斲喪天理增了一分情欲減了一分靈光增者日增減者

日減性靈餒盡不得爲人故必時時提醒時時拂拭沙去水清莠盡苗長原只是要復我本來渾淪完足分數而已三教人在世世出修鍊作用不無少異乃其完復性命大頭腦處則一而已萬都督鹿園居士曰儒一以貫之一者無也貫者有也一以貫之有無合一也佛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無所住者無也生其心者有也無住生心有無合一也老谷神不死谷神無也呼之即應不死有也谷神不死有無合一也張洪陽曰儒家順性命以還造

化其道公禪宗幻性命而超大覺其義高老氏修性命而得長生其旨切嗚呼盡之矣乃弇州新安近亦知函三爲一之旨者

三教之徒互相排擠其來已久間有心公氣平不肯黨伐者亦未嘗顯言其所以爲同爲異至今各立門戶各張旗幟聚訟紛紛迄無歸一之論可慨也近自曇師闡明三教合一之理海内高明之士起而和之如洪陽諸公持論旨哉而先是又有鹿園居士爲之倡明業大徹大悟而去豈三教大明

之機當在今日耶

佛家般若道家靈光儒家明德摠之所謂性也朱紫陽註明德拈出虛靈二字甚善人心虛而量廣然後能容人心靈而機活然後能應物實則有碍鏡昏則不照所謂虛靈乃本然之體不以私欲窒其府不以私欲昏其鑑則本然之虛靈在我矣二氏之修鍊寧出此二字哉二氏修成圓陀陁光閃閃活潑潑是個甚麽捉模一着虛空粉碎此時鄁里還有甚麽三教分別

世間士大夫有一等向饒舌闍黎口頭拾得些些潑
嚼開口便罵仙人是衆生有一等跟着方上油嘴
道人聽得幾句燒煉底死話便罵佛是出不得陽
神底靈鬼又有一等裹青布頭巾思量生猪肉喫
底尚自不識性靈是何物只鑽研故紙提着個孝
經論語一兩句舊話頭便罵菩薩真人做異端邪
道若依這些些沒孔鐵椎底見識三教祖師不知在
虛空中每日閙了幾場誰想這三個老翁每日打
做一塊同心同氣甚般相好就是一個裏底人都

笑後生們沒見識爭着這閒是非却大家念得一句非吾徒也非吾徒也

三教一道

精炁神名曰三寶神者性也精炁者命也佛氏只說見性明心不提精炁道家卑者單說以術延命高者性命雙修然仙人最高者與天無極佛氏則直超三界萬刧長存道家性命雙修似勝佛氏之單了性而仙道終不及佛道之大何也蓋性者虛無大道生天生地生人生物生炁生精命爲性之生出性乃命之統宗惟道虛無立於精炁之先元炁元精雖是先天不落渣滓畢竟謂之精炁便着

有這一邊一着於有便墮生滅所以說元氣盡人要死却不聞說這道理有時而盡天地開闢混沌而此個道理萬刼常在佛氏除去諸妄大悟大徹完真歸元了了此性則性炁自然完足冥合虛無說甚長生萬刼不磨此了性命而不足言者也道家卑者不知有性只知煉精調炁以求長生此不過地仙之屬雖得延年終歸速壞何者精炁易盡也此只知修命者也上真以神馭炁性命雙修鍊精化炁鍊炁化神鍊神還虛總之亦歸到虛無太

道只因它起初下手處尚着在精炁上所以尚有生滅不能如佛萬刦不壞若從頭碎裂了精炁二物丟了雙修話頭從新向覺皇金剛般若大徹悟一番又何上真之不爲如來哉道家有謂佛家獨修孤陰不能長生度世者蓋指頑空之輩枯坐習定而求道者言非謂悟性成佛者也夫性豈孤陰乎儒家正心誠意慎獨中和養虛靈盡人道專爲修身治世原不求超生度世全向有這邊下手所以身謝命終理還造化雖着於有然乾淨實際自

成天地間無愧怍之人儒者將此道修身治世臨了將此道交還造化仙人將此道度世延年與造化齊久佛氏將此道徹悟到至真至空處超出造化而無極所修持所成就各各不同同此道而已故余斷以爲三教合一者以此嗚呼余饒舌矣余亦有大不得已者矣

與陸平泉宗伯

道民不奉明公色笑七年于兹矣在昔爲小吏由
拳時數過從明公每相見便脫去形骸譚析要耿
馨欬餘音至今猶惝怳在耳明公應化善權肉身
菩薩靜中欛柄已久觀成機熟頃者想當大有證
悟初機下士無緣得侍函丈以相印可祇有神馳
道民微天之幸得蚤遂放廢專精努力冀了生死
大事皈依三寶嚴持五戒虔仰蓮座願列巾瓶而
重以宿因猶不忘情金液還丹一段公案近嘗研

討二氏參同三教譔結一書夫如來闡揚大覺探本來于妙明太上究極無名標幾先于象帝佛氏從淨智妙圓而悟眞空玄門繇混沌希夷以入神解覺皇見性即了心珠獨朗靈眞兼總性命妙法雙修所多雙修二字尚有湊泊安排不如金仙單提見性一了百了超朗直截是故二氏之入道有費安頓有不費安頓有有階級有無階級淺深大小由此以判其爲得大道均也葢二氏祖師在虛空之中契同針水味比椒蘭矣奈後之不慧之徒

但知各尊其教不知道本融通泥洹之詆僊化往往以長生不死爲住著窠臼然此寔非玄門之極則黃老之本旨也蓋如來愍衆生之造惡故誘以極樂之鄉太上爲凡夫之執迷故引以長生之路使人欣極樂而修菩提羨長生而理性命及夫眞如一證則苦樂兩忘仙品一登則死生雙遣二氏之極玄至妙其大者無不同如此道民讀華亭念常譔集佛祖通載玄門自老氏而下咸悉力排詆目爲僞妄瞋恚滿腹人我山高此斷非佛祖之意

夫奉佛尊教何必若是哉念閭黎恐不免地獄矣
明公大道標的以爲然否如其未然不妨駁正道
民世情盡矣竭力以從事此二門不敢尊仙而議
佛亦不敢奉佛以詆仙倘一朝得到了手佛奴道
民並是弟子不自知究竟若何肯心實辦矣伏候
會知識有以教我平湖陸五臺司寇向爲四明阿
育王舍利殿檀越頃遺高僧無漏來住持本山即
令無漏募緣了此殿工而復託道民作功德主道
民貧不能以法財爲功德爲之草一疏文令行募

吳越間乞明公主張緣事蓋釋迦文佛舍利阿育
王建塔震旦國中一十九處明州鄮縣其一也而
此塔則自劉薩訶懇禱從地中湧出尤爲奇特迄
今宰官居士善信隨喜但有緣法者至則舍利往
往現五色光或大如荳實如龍眼如盤盂如車輪
變幻神妙殊勝非一明公慨然勸化雲間善信此
盛事也所爲道法不及寒暄

吳越間之明公主張緣事盡釋迦文佛舍利阿育
王建塔處旦國中一十九處明州鄮縣其一也而
此塔則自劉薩訶禱從地中湧出乃為寺特造
令宰官居士善信隨喜但有緣法者至則舍利往
往現五色光或大如茨實如龍眼如盤盂如車輪
變幻神妙殊勝非一明公應緣勸化運間善信此
盛事也若語道法不文未直

答張觀察論佛老書

明公以佛老下問及不佞云考亭翁之論佛老謂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佛老之理果虛無耶果寂滅耶果無實耶而又謂之高過於大學大學之道有體有用佛老既謂之無實矣安得過於大學吾子在法門久其爲我著論明之不佞夙承公知又嘅二氏之理之不明於天下使天下人不知而造謗陷其身於大罪故退而以書奏孟氏有言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孔子之

時佛教未入於中國而孔子似已知之故推尊西方有聖人焉孔子蓋與老氏同時常適周而問禮退而歎曰老子其猶龍乎終其身不見有一語排老氏若與釋生同時孔子未必排也惟佛不及與孔子見聞而折衷焉以故後之儒者肆為詆毀或非孔子意也子嘗云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此未必以佛老為異端也蓋三教各有異端如木之有蠹如苗之有莠後世之偽學儒之異端也黃白男女諸傍門老之異端也無為白蓮諸外道佛之異端

也必以吾儒爲正而以佛老爲異端亦或非孔子
意也不佞中歲兼學佛老晚年壹意奉佛故請先
論佛理兢考亭論佛氏之教誠虛無也誠寂滅也
以救弊也世人迷眞逐妄背覺合塵妄認世間一
切法以爲實而結縛諸緣膠黏萬物永無解脫之
期故佛以虛救之言空花幻泡一切皆不實也妄
認世間一切法以爲有而爲六道流轉三途長淪
生死之苦故佛以無救之言成住壞空一切皆非
有也一切有爲皆屬無常生而復滅滅而復生若

轆轤而不休若葛藤而不斷故佛云生滅滅已寂滅爲樂暗室燃燈永破幽暗海船及岸長免漂流其言寂滅以救無常也且虛無寂滅三教咸不能外也儒者云無極而太極無極生太極太極生陰陽五行陰陽五行生萬物無極云者即虛無之理也老莊云天地萬物以無爲本致虛極守靜篤吾以觀其復此亦虛無之理也佛氏云清淨本然忽生山河大地又曰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有限之微塵國皆依空所生是亦虛無之理也且天地

間之有必有執著必有變滅惟虛無者不有惟寂滅者不滅三教之理有至不至而要皆以此理爲主宰獨詆佛老以爲異端可乎然而佛理實不止於虛無寂滅也何以明其然佛弟子有聲聞緣覺名爲二乘人者厭浮生之實有遁而屏於空虛知苦斷集慕滅修道觀物變易自悟無生一切沉於空寂而流於枯禪獨跳之獐不顧後群自了之漢因知普度是所謂偏空也佛則又爲說有以救之蓋如來爲凡夫說空空以破其執有爲二乘人說

有有以破其沉空皆頂門之針對病之藥也如來之說空葢權託空以救有如來之說有葢權說有以救空所謂羊鹿以出火宅原非牛車黃葉以止兒啼原非眞金也開權顯實佛理之至者則有眞空有妙有空而曰眞空自含有不沉于空有而曰妙有自含空不滯於有宗鏡錄云談空不斷斯乃卽有之空論有不常斯乃卽空之有故其所云虛無寂滅是如來之權說也是說也大學之道亦有之言能慮則本於靜安言正心則戒於有所其意

皆與佛氏合而考亭謂佛氏之言高過于大學良亦有見喜怒哀樂子思要於中節而佛氏則併絶乎貪嗔飲食男女孟子以爲天性而佛氏則盡斥爲情慾古聖王創爲庖廚設爲網罟祭祀燕饗悉用犧牲烹膗蕭膋聖賢甘嗜其于萬物之命止云取有時用有節樽節愛養而已而佛氏則戒殺持齋永斷葷血吾儒事上帝交神明則有三日齋七日戒而佛氏則盡受齋戒永不破犯吾儒斟酌取予恐傷廉惠而佛氏之言布施則外而國城珍寶內

而頭目腦髓皆所不恡吾儒報施怨德止于直道而佛氏之言忍辱則小而罵詈鞭笞大而肢解割裂並所不嗔吾儒朝乾夕惕法天行健猶云嚮晦晏息也而佛氏之言精進則四大不惜六時翹勤煉去睡魔脅不貼席吾儒寂然不動感而遂通非不談定性也而佛氏之言禪定則妙於那伽極於滅盡三明六通洞然悉了吾儒之智慧觀物窮理雖百世可知而佛氏則世出世間歷八萬劫而畢照吾儒之道德博厚高明與兩儀配合而佛氏則天

上天下超三界而獨尊語其廣大精微一毛端而現寶王刹一微塵而轉大法輪一字法門海墨書而不盡一偈妙理大千載而莫窮衍刹那爲億劫促萬期爲須臾總持妙湛含裹十方毗盧遮那遍周沙界所謂其高過於大學以此夫而謂之無實則未爲知佛也夫大學之道明德新民而止至善佛氏之自度明德也度他新民也凡夫而二乘而菩薩而如來臻無虛涅槃入常寂光土止至善也佛氏空山河大地空三千大千國土空十方三界

空四大五蘊六根十二處十八界二十五有二十八天八萬四千塵勞門而總之山河大地三千大千國土十方三界四大五蘊六根十二處十八界二十五有二十八天八萬四千塵勞門無非是毗盧性海妙明中物蓋佛有眞諦以彰一性本實之理所謂實際理地不受一塵有俗諦以顯一性緣起之事所謂佛事門中不捨一法是故寂然無爲熾然用起熾然用起寂然無爲山河國土皆其建立器物世界皆其鑪錘天帝聖神皆其應化人王

宰官皆其再來將於樂趣度生則金玉爲宮珍饍
爲食香陰奏樂綵女進御不妨享樂將於苦趣度
生則劒樹刀山烊銅熱鐵異類中行代衆生罪不
辭受苦立君相之經綸權與治道勸臣子之忠孝
教本人倫戒壇梵網肅於儒者之威儀地獄天堂
嚴於王者之賞罰脫瓔珞之衣披華衮之服登治
於三五而人不測其從來本菩薩之心行豪傑之
事致君於堯舜而世莫窺其作用橫出豎出總是
真如順行逆行無非佛事儒者萬物一體四海一

家規模宏遠矣而佛氏之普門方之爲尤大儒者
如傷在念痌瘝乃身中情惻怛矣而佛氏之大悲
比之爲尤切三世諸佛愚不暇遠引悉數即如今
時人男女所共皈老穉所盡曉之釋迦文阿彌陀
也觀世音大勢至也文殊普賢也於衆生何其有
緣而群靈何其悲仰也凶人暴客怒氣方張一覩
慈容而瞥爾和悅邪男淫女慾火正熾一禮金像
而立地清涼有生而愚鈍一事不知至心皈命如
來忽然開悟有少壯癡迷無惡不作晚歲禮佛懺

悔頓稱善良迷人沉錮有父師所不能訓卒以佛力而挽回天性強梗有王法所不能懲乃以慈教而省改凡夫有熏修之功聖人乘願力而密爲授記人不及見然而亦有見者矣祖父墮三途之苦子孫仗佛力而遂獲超度人不及知然而亦有知者矣淨土諸子臨終而見諸佛來迎不可謂盡不見也度亾道場圓滿而感亾靈來謝不可謂盡無知也陰謀邪障或誦經呪而消除水火刀兵或念名號而解脫如來之視衆生也眞如愛子衆生之

依如來也眞如慈父常睹在目常提在口淪入肌髓熏入心想玉毫光相充塞華夷香火叢林遍滿村郭痛苦纏身呼號大士虎狠逼命求救彌陀眞性所發莫知其然急猝自來誰爲之使凡此皆如來之全體大用也而謂之無實可乎儒者之排佛也恐其教之大行蠹害世道有妨吾儒不知無慮也儒者以五常四德行禮樂刑政而治教乎生民佛氏以五戒十善行折攝恩威而化導乎愚俗各有妙用兩不相妨非獨不相妨亦有助于儒教儒

所不化佛化之儒所不度佛度之也儒如日用飲
食濟人之飢虛佛如甘露瓊漿解人之煩渴豈可
以濟飢虛者爲實解煩渴者爲無實乎儒如良藥
以療病延生佛如神丹以回陽奪命豈可以療病
延生者爲實回陽奪命者爲無實乎顧夫凡夫逐
妄則無動而非妄至人歸眞則無作而非眞妄人
非無寧息時而此中多擾無爲亦是有爲眞人非
無紛雜時而本體湛然有作還同無作是故如來
應感周徧沙界而無遺妙智法身常處菩提之本

座歷萬變而無喧在五慾而不染運無緣之慈愛衆生而自不墮於愛河行不動之悲苦衆生而身不沉於苦海示同凡夫而常不溷于凡夫施恩萬物而不責報于萬物如風雨並作雷電交馳而虛空之體不動江海澎湃波浪洶湧而坤維之極自如故曰寂然無爲熾然用起熾然用起寂然無爲華嚴經頌云佛住甚深眞法性寂滅無相同虛空而於第一實義中示現種種所行事所作利益衆生事皆依法性而得有相與無相無差別入於究

竟皆無相宗鏡録云凡在起滅皆非性也起無起
性故雖起而不常滅無滅性故雖滅而不斷葢體
用合一虚實渾融斯乃無住之妙門不礙之覺路
謂之無實者是萬物蒙日月之照臨忘其照臨萬
物荷大地之承載忘其承載也忘其日月之照臨
謂其本無照臨日月不辯忘大地之承載謂其本
無承載大地無言日月果且無照臨乎哉大地果
且無承載乎哉自有佛以來君相有崇奉者有毁
滅者聖賢有依皈者有排擊者而其道迄今終不

廢其所不廢者足明其不相妨也或曰子廣陳佛之作用是矣但其教辭父母而出家蔑君親而祝髮且不娶妻生子人類將絕吾儒排之者正排其亂倫傷化而子乃謂其教本人倫無乃謬乎曰不然佛欲超生死不得不先遣人緣而旣證眞常遂得以普度親屬度脫親屬而同離苦海較之結縛情緣而共沉愛河其爲恩厚孰大孰小乎釋氏立教先令服勞而孝父母祝壽而報君恩未嘗廢君親也指腹而生羅睺一體而度阿難未嘗廢父子

兄弟也舍利弗以德臘而推為長老迦葉以鉗錘
而成就同衣未嘗廢長幼朋友也比丘祝髮不畜
妻孥居士修行聽衍嗣息比丘既得證果居士亦
不妨成道是又何嘗絕滅人類也謂佛亂倫傷化
亦未之思耳明公淳誠秉性清素絕塵其在方以
內也則為眞儒若覃心方以外也則為眞釋雖不
奉佛而其淳誠清素固諸佛之所印可也其貪獲
穢濁者雖奉佛佛不許也昔晉時石虎尚書張離
張良家富事佛各起大塔問福報於佛圖澄澄曰

事佛在於清淨無慾慈矜爲心檀越雖儀奉大法而貪慾未已遊獵無度積聚不窮方當受玩世之罪何福報之可希耶故知奉佛在心不在儀文存心在清淨不在諂曲口奉佛而心不清淨是爲以心謗佛口奉佛而身不行道是爲以身謗佛皆佛之所不許也至如老氏之教惡世俗之淹汚而立於清淨厭人心之矯僞而返於自然標大道於象帝之先鎮天下以無名之璞其精可以理身其緒餘土苴可以治天下國家張子房得其道以興漢

基曹參得其道以弘相業漢文躬修玄默坐致昇
平漢武禱祠神仙享國長久陸法和道術通神剪
滅侯景再造梁祚李長源仙骨天授叟除祿山中
興唐祚是皆深于黃老建立卓然寧獨絕粒名山
飛形霄漢而已惟晉士大夫有以老莊取敗者彼
皆竊其放浪之迹失其玄素之操口作清譚中溺
勢利名爲脫落實長浮華是學老莊而過非老莊
之罪也如即舉以爲老莊罪則漢臧綰以儒術而
濟賍汙歆永以儒術而黨王氏楊雄以儒術而美

新安石以儒術而亾宋亦輒以爲孔孟罪耶觀孫登譏切嵇阮語則知蘇門生老莊之真嵇阮諸賢老莊之似也觀子房曹參輩之作用則老氏亦非虛而無實者也不佞服膺二氏久稍窺一斑娓娓置辯實非得已以此復明公之下問亦以此觀世俗之回心冀以小作功德逭其宿愆非敢謂佛老之道待不佞而闡明也惟明公進而教之嗟乎古今士大夫有才高一代智籠萬夫精貫星虹氣搖山嶽挾雷電於噓呼走風雲於顧眄駈六合於毫

端弄羣愚於掌上圖謀王伯施展經畧成敗所關

或不難内負本心外犯名義禍福所繫或不辭行

一不義殺一不辜忘有限之數作無涯之圖在旦

暮之中營千歲之計山河入手富貴熏天玉食錦

衣貂冠魚袋金珠滿屋粉黛盈房宅干雲霄田連

阡陌既極生前之樂復畱身後之名榮光艷於里

閭姓字香於翰簡亦可謂逞懷得意矣依憑壯氣

馳騁雄心譚佛老則斥爲耿荒說因果則目爲虛

幻轉眄之間盛過衰現運去悲來疾病呻吟妻孥

哭泣生直營乎萬禩死不能延乎須臾平日抱歉在中心靈難昧業力乘衰而至冤對現前如申生得請夷吾告殂灌魏爲厲田蚡乞命凌逵作祟司馬據牀而祈哀簡文靈見桓溫下車而搏顙莊襄周武受罪於陰司陳軫范睢求救於高衲斯皆振世之豪傑絕代之才名功烈巍峩權勢薰灼何等意氣精神也而當其無常一到大運將終壯氣銷磨雄心安在骨肉離我罪業隨身此時雖欲投誠諸佛皈命三清入靜室而勤修向蒲團而作課一

懺一悔一禮一拜其可得乎夫業必有報因必有
果靈爽能求救者幾人隔絕而不及知者何限作
業者受報而人不知後人不知而復作業亦可哀
矣迷人謂無神無鬼無仙無佛人死無知亦無報
應總之皆迷情也聖賢之所譚說書傳之所記載
遠而聞見之所流傳近而耳目之所覩記鑿鑿乎
其必有斷斷乎其不可遁而謗無仙佛撥無因果
徒自取重罪耳夫諸佛之梵宇殆遍赤縣神州三
清之寶殿亦滿通都大邑道院惟靈官神將肅禀

威容梵宇雖帝釋天王尚列北面遍一切處萬古如斯世寧有此僥倖偶然之事哉天下之香火盛於孔廟人心之皈依切于素王抑又何故矣生民以來經歷帝皇豪傑不知其幾而終不能廢滅之也且佛老之爲道君相可以濟時拯物韋布可以繕性修身得意者可從濃處而得澹失意者可就苦處而得欣生前可以免罪愆死後可以釋寃結成則證聖超凡永斷生死不成猶得滅罪增福豫種善根由斯以言佛老亦何負於人哉而毀滅之

排擊之也宋儒程朱排佛老者也排斥者固多蔵
奉者亦不必大都排者未究其宗門奉者深昇其
妙理不見大鵬或以爲猶夫斥鴳不睹海若或以
爲猶夫溝池也以愚計之爲儒而兼奉仙佛儒斯
爲廣大不奉而亦不排亦不失爲眞儒儒者僅不
失人倫未超生死要必須奉而後得耳儒而奉仙
佛仙佛之所印可也卽宣聖在天之靈亦未必麾
之門墻外也隆灼見其理故敢明目張膽一著論
如此知我罪我兩者惟命或曰子故儒者而左袒

威容梵宇雖帝釋天王尚列北面遍一切處萬古如斯世寧有此僥倖偶然之事哉天下之香火盛於孔廟人心之皈依切于素王抑又何故矣生民以來經歷帝皇豪傑不知其幾而終不能廢滅之也且佛老之爲道君相可以濟時拯物章布可以繕性修身得意者可從濃處而得澹失意者可就苦處而得欣生前可以免罪愆死後可以釋宽結成則證聖超凡永斷生死不成猶得滅罪增福豫種善根由斯以言佛老亦何負於人哉而毀滅之

排擊之也宋儒程朱排佛老者也排斥者固多藏
奉者亦不必大都排者未究其宗門奉者深笄其
妙理不見大鵬或以爲猶夫斥鷃不睹海若或以
爲猶夫溝池也以愚計之爲儒而兼奉仙佛儒斯
爲廣大不奉而亦不排亦不失爲眞儒儒者僅不
失人倫未超生死要必須奉而後得耳儒而奉仙
佛仙佛之所印可也卽宣聖在天之靈亦未必麾
之門墻外也隆灼見其理故敢明目張膽一著論
如此知我罪我兩者惟命或曰子故儒者而左袒

二氏若是無乃操戈入室乎宣尼兩廡下俎豆羊豕恐不復得饗矣隆曰長齋道人安用此為隆見世之儒者心誠好佛又恐人之異端目之乃緣飾于儒佛之間而調停立論是為首鼠兩端隆不為也

毀佛

儒者訕佛謂畀之一錢必亂此不通佛理者也佛氏之學修持定力至于萬乘不能加白刃不能奪大水不能溺劫火不能燒然後得道證果而謂一錢必亂誤矣又謂佛自私自利此不通佛理者也如來弘願普度身作津梁遍於三千大千極於含靈蠢動而謂其自私自利是徒知有辟支獨覺小乘禪而不知有無上菩提也儒者不談釋典不參明師於佛氏廣大圓通之道何嘗窺其影響而妄

肆詆毀何其不知量也宋程明道定性書釋氏眞

空之理也不闢佛亦不贊佛不闢者知佛理無以

加不贊者謂儒之體然也明道非宋儒也

僊佛

白樂天寄王山人詩云聞君減寢食日聽神仙說暗待非常人潛求長生訣言長本對短未離死生轍假使得長生纔能勝天折松樹千年朽槿花一日歇畢竟共虗空何須誇歲月彭殤徒自異生死終無別不如學無生無生即無滅王摩詰詩云獨坐悲雙鬢空堂欲二更雨中山果落燈下草虫鳴白髮終難變黃金不可成欲知除老病惟有學無生二公之言皆欲人舍仙學佛其意是也佛道圓

通廣大萬劫不壞明心見性一了百了無有作爲無有階級學而成佛何有於仙然而學佛者未必皆佛也仙道駐景延年離塵度世清虛灑落亦何可廢長生止對短命說誠有理然長生道成由仙入佛未爲不可故曇鸞未悟從都水而求丹方紫陽既僊續悟眞而明禪理良有以也僊當尊佛佛不非僊右丞香山止知其一

聖人

聖人之名各自有不同就世法而論則三皇五帝三王周孔為世法中聖人就佛門而論則如來為佛法中聖人就仙道而論則上真為仙品中聖人此二氏為出世法中聖人今儒者止知三皇五帝三王周孔為聖人局于所見耳等而下之九流衆技各有其至者皆可為彼法中聖人也以儒者視二氏則謂二氏異端以佛如來視儒者則世法聖人未必聖人也嗟乎此詎可輕為世人道哉

## 三教相傳

佛宗自過去莊嚴刼七佛而後西天祖師自一祖摩訶迦葉尊者至二十八祖菩提達摩尊者東土祖師初祖菩提達摩大師傳之二祖慧可大祖禪師慧可傳之三祖僧璨鑑智禪師僧璨傳之四祖道信大醫禪師道信傳之五祖弘忍大滿禪師弘忍傳之六祖慧能大鑒禪師莊子曰豨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崐崘馮夷

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大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禺强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于列星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三教之道聖聖相傳或超越三界或主持世法統在列聖散在人心輓近世不聞有傳而三教之理未嘗滅絕盖統在列聖

者失傳散在人心者無恙猶得各反而求之有求
必得有脩必證是在人之立志何如耳二氏曰人
人本具箇箇圓成儒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以此
也若列聖之後大道遂絕則天理亡而人心死矣
詎成三界閻浮世哉

言成三界圓淨世故

也若列聖之後大道遂絕天理亡而人心死矣

人本具諸圓成佛者曰人皆可以為堯舜以此

必須有修證是在人之立志何如耳二氏曰人

者失傳散在人心者無素緒各反而求之有未

三教蝥螣

天地間有正氣則有邪魔有善人則有凶類有芝蘭則有荆棘有麐鳳則有蛇虎陰陽奇偶對待並立弗能廢巳三教之中各有蝥螣借六藝以文姦言章甫逢掖而盜蹠其行者儒之蝥螣也恣行五慾無復忌憚而託之菩薩行者釋之蝥螣也方術之士談燒煉講房中陽附伯陽彭容之術而陰以濟其貪財好色之私者道之蝥螣也此豈三聖人之教則然哉儒者往往指摘二氏之徒之僞贋以

詆斥二氏而不知儒門亦有之以蛀蠹而疾嘉木以稂莠而惡嘉禾昧亦甚矣

## 中庸

中庸曰天命之謂性命即理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即此命也此理在天則謂之命付之於人則謂之性蓋言天之命在人爲性率此性爲道脩此道爲教命性道教四字皆實字也朱子註命字猶命令也誤矣天以氣生人成形以命付人爲性性即寓於形之中譬如人以珠與人必篋盛之也珠性也篋形也儒家善寶此珠并篋而還其主者也道家善寶此珠并篋而久留者也佛氏善寶此珠留

珠而還其心公矣
僊佛修性而超造化其義妙矣儒者公心原只將
此性道做得停停當當交還造化故存之中而發
之和者停停當當也僊佛妙義直將此性道修得
渾渾融融超出三界故忘情遺念者渾渾融融也
天地間寶珠分作三家只一珠而巳故余斷以爲
三教理一者此也特作用不同耳儒者修性道而
交還造化固自其作用所以世法聖賢朝聞夕死
存順沒寧其道雖能不朽其身未免彫謝然觀聖

人戒謹愼獨至致中致和天地位而萬物育則亦漸合於虛無自然超形度世矣其所謂位育切效乃中和薫蒸融液自然到此地位初非勉强造作而然者聖人能使天地萬物各得其所豈有自家一身反安頓得浸下落不停當與衆人同謝與草木同腐哉必不然矣所謂交還造化示民有終者正爲世法聖人爲世立法不欲露出度世一段光采爾度世一段光采乃是僊佛地位世法聖人自另是一箇局面故曰吾夫子能之而能不爲也何

以明之忠臣義士如關將軍雲長彼其生平所操
持吾儒忠義大道何嘗修虛無度世法而袪緣忠
義精神千秋萬歲不可磨滅至今在天之靈英英
肅爽常與僊佛並處闢君何嘗效乎則知孔子大
聖人至今尚在必矣

## 孔孟

孟子善養浩然之氣似單修命者然以集義而生
氣則脩性在其中矣勿忘勿助是亦悟虛無自然
無爲有爲者所嫌集字尚在未能如孔子之打成
一片孔子五十而知天命性命雙修矣七十從心
所欲而不踰矩則形神打成一片矣謂孔子不度
世吾不信也彼直以爲世立法不欲示人以不死
耳孔子豈與衆人同彫謝者哉脩性而還造化儒
者常理乃若孔子未必爾爾何以故天下何思何

慮無意必固我吾道一以貫之其地位與世儒不覺絕乎孔子僊佛易地則皆然宰相出居監司之位則遂下行監司之事僊佛宰相也諸儒監司也孔子之道宰相其位則監司也

世法有生死孔子示民以有終是順世間法僊佛長生而超劫是出世間法三人本一人各分頭作事太公輔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忠乎太公曰義士也扶而去之夫太公救一時之禍亂夷齊扶

萬世之綱常太公知夷齊之心夷齊亮太公之志各有所爲分任其責知夷齊太公則知孔子釋道矣治世無孔子則無以立法而安民出世無釋道則無以除煩而解縛其心同其道同三教之徒請淡思之無忽

谷有所適入分任其責治要濟太公則知孔子釋道

矣治世無孔子則無以立法而安民由世無釋尊

度世

人知生之度世而不知死之度世也道家性命雙修故形神俱往釋氏修性之極足以該命故其神不壞形其所不屑者是生而度世者也大忠大孝之人死于忠孝固未始知修二氏之道也而忠孝大節足以培之死而神識不亂　上帝愍之神明重之亦何嘗死哉至大聖大賢若周孔顏子雖不學養生言要亦非死者彼爲世立法固不欲示人以不死故曰吾夫子能之而能不爲是死而度世

者也

儒禪

晨門荷蕢沮溺於陵辟支獨覺禪也巳欲立而立人巳欲達而達人上乘禪也博施濟衆最上一乘禪也度盡衆生雖釋迦不能博施濟衆堯舜能無病諸

佛斥外道儒又斥佛為異端儒詆老莊老莊又詆孔子為驕志春秋褒貶一時勸懲萬世而人或病爲熟爛陰符太清深入言詮大闡玄旨而人或指爲僞書湯武順天應人而後世有非薄之論王莽簒逆大賊而當時有頌美之文蜀書則冠魏魏書則冠蜀牛黨則小人德裕李黨則小人奇章范希文一代偉人而梅聖俞作碧雲騢醜詆文正至于無足比數王伯安削平大亂而費文憲輩作國史

極言王首鼠兩端嗟乎天下之是非何一定之有
君子修身亦自信而已雖曰不定然終無有不定
者人亦俟其定可也

圓通

余酷愛天竺三藏求那跋摩之告宋文帝曰道在心不在事法由己不由人且帝王所修與匹夫異匹夫身賤名微言令不威倘不克己苦節何以爲用帝王以四海爲家萬民爲子出一嘉言則士庶咸悅布一善政則人臣以和刑不夭命役不勞力則風雨時若寒暑應節百穀滋繁桑柘鬱茂以此爲持齋不殺亦太矣安在輟半日之餐全一禽之命然後爲弘濟耶菩薩圓通於此可見孰謂西教

不宜於東土哉

## 三教

黄虞羲農以前氣化龎厚道學大明生民精神心髓道與融浹耳目手足道爲實際溟涬之眞不漓三教之名未立如胎嬰鷇雛混然散慤雖有君師治教法略罔疎而民人自雍熈沕穆當其時葢不聞有破義滅教大姦大惡之事虞夏以後風氣漸開澆僞滋長三代之君於是坊以禮樂督以刑政法嚴罔密禁民爲姦于是風俗犁然衆志寧一王澤滲漉既深且長而文愈勝則朴愈散江河濫觴

將何底極王迹漸熄世風莫維天乃生仲尼以身作范以口講道大綱大法悉取而垂之六經仁義禮智立爲矩矱順之則善逆之則惡善則慶賞惡則刑威清議出焉國法立焉由仲尼以至今日生民之所以内保良心外全身家相生相養而恃以久長者秋毫皆其賜也其間屢經昏亂壞倫滅紀元元塗炭草昧陰霾而良心未嘗盡死公道未嘗盡晦即如王莽董卓濁亂四海影附如雲而當時未嘗不忿其凶子業隋煬淫穢滑天舉世若狂而

當時未嘗不醜其行義師飈起豪傑雷動廓淸氛
霾再造區宇則所恃仲尼講明之大道不泯泯也
夫赤縣神州指臂于京輦億兆衆庶呼吸于一人
拔山扛鼎之夫縣尉以尺組繫之凶暴恣睢之徒
見官府則屈膝脅息而不敢動至淫縱無恥者猶
知當大庭而掩飾慾火熾然而名義所禁尚有所
畏惜而不敢爲匹夫裹糧而行萬里此何以使然
大道明而禮法嚴也微仲尼則夫不得保其妻父
不得有其子農不得享其粟賈不得守其貲居不

得卜其晨夕出不可以跬步人類澌滅久矣古有云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又云仲尼以萬世爲土豈偶然之故哉乃若仙佛所重者性靈所脩者大道所冥契者神明之鄉所深愼者隱微之地以清淨滌垢穢妙玄超解繫縛以虛無導梗滯以灑落除煩躁離塵釋累度世歸眞理妙義高又何不善矣或曰仲尼之道事事皆實仙佛之道事事皆虛實者人倫所急虛者幻化所托故仲尼之道如寒衣飢食仙佛之道如捕風捉影子故儒者焉用

稱二氏爲滇滓子曰然余故儒者旣非沙門亦非
羽客前論仲尼人倫大道切于生民亦詳且悉矣
夫豈昧儒術而溺二氏者哉余蓋眞見三教之理
各有至處古人分爲毘足斷非謬悠耳夫道不有
實者何以實其虛不有虛者何以虛其實人倫日
用爲世法之實際清虛玄朗藉出世而懸解世界
之所以久長而清寧者以此也人生飽煖煩渴非
沃以涼漿則迷悶欲死子謂衣食急矣涼漿遂可
廢絕哉或曰仲尼之道以治世安民故可貴也仙

佛止於自爲長生超刼而去於世人寧有毫髮益
哉曰不然僊佛淸涼散也人小服之則小效大服
之則大效精進其道卽可超生度世稍涉其道亦
可以解渴除煩且其所發明福業因果善惡報應
玄教神理淡足以悚惕人心而使之省悟惷頑之
徒有父師所不能曉而悟於淸淨之一言凶殘之
輩有王法所不能懲而惕於報應之大戒古之仙
佛往往弘願廣濟詎無益於世人乎或曰子及因
果報應則愈謬荒矣王者懸誅賞以待善惡豈不

章章顯赫哉令舍王者章明之賞罰而求之神明幻妄之報應欲以恐赫愚民遷善悔過亦難矣此甚非聖王以至誠待人之道也曰明明下土有王人百僚以賞罰行人道明明上天有天帝萬靈以報應行神道人道賞罰止行於人之生前神道報應則或行於生前或行於死後此一定之理也子謂王人百僚嘗所見聞以爲實有天帝萬靈未經耳目以爲幻妄欺神蔑天爲罪大矣哉曰洵如子言世人盡學仙佛可乎曰如來上真弘誓普度必

欲化盡世人若能盡學仙佛無復凡夫不亦上善哉或曰仙佛未嘗畜妻生子欲世人盡學仙佛無復凡夫人類不遂絕乎曰何為其然也君不聞佛氏所稱西方淨土有男無女人從品蓮花而生乎若世人盡成仙佛則將化五濁惡世為清淨法界天與之貌道與之形夫木公金母豈人間世胎生者邪東西妙華二氣化而成形知此則又奚憂人類絕矣或曰人盡仙佛別有世界生民余既聞命矣然自有此世界以來未能盡成仙佛盡絕凡夫

何也曰爲世人情塵染結因妄有生因生有世世妄不能盡除則仙佛不能盡證故仙佛者除妄者也仲尼者治妄者也除妄者不能盡行其教則治妄之法急焉爾已或人乃再拜曰鄙人惛昧乃今如撥雲霧而覩青天矣夫儒者明於儒術不講二氏緇流羽人明於二氏不聞儒術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皆見一偶者也天其令吾子宣揚三教夫三教大明將在此日也邪滇涯子正色曰明則吾豈敢吾以所見試言之以俟知者昔梁昭明太子

以妄分金剛三十二分永受地獄之苦以一念信心足下忽生蓮花而出功邪罪邪余聽之矣

# 鴻苞集卷之二十八

明東海屠　隆緯真著
西吳茅元儀公選訂
吳德輿玄潤校

## 佛名理

石季龍謂佛圖澄曰佛法不殺朕爲天下掌生殺恐違佛戒澄曰帝王事佛在恭儉慈忍顯讃法道不爲暴虐不害無辜民有爲惡化之不悛者其可不罰乎但殺不可濫刑不可不恤耳尚書張離家

富事佛而所爲不法澄曰事佛在淸淨無欲君雖崇飾寺塔而貪冒不已無益也又謂季龍曰所可恨者國家存心佛理建寺度僧當蒙祉福而布政猛虐賞罰淫濫特違聖教致國祚不延也嗟乎世有事佛而不蒙福往往歸諸佛之無靈以爲佛不足事而灰心禪那不知事佛而貪冒不已猛虐多濫有奉道之虚名違淸淨仁慈之大教佛安能祐之乎澄之此言萬古之鑑也世有人焉淸淨仁慈雖不事佛自求多福矣何則彼所不事者佛之名所深合者佛之理也

佛功德

按魏洛陽伽藍記靈太后胡氏作永寧寺于閶闔門南一里御道西爲九層浮圖高九十丈有刹復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師百里遥已見之刹上有金寶瓶容二十五石寶瓶下有承露金盤三十重周匝皆垂金鐸復有鐵鎖四道引刹向浮圖四角鏁上亦有金鐸鐸大小如一石甕子浮圖九級角角皆懸金鐸合上下有一百二十鐸浮圖四面面有三戸六牕戸皆朱漆扉上有五行金鈴合

有五千四百枚復有金環鋪首殫土木之工每夜靜鈴鐸聲聞十里僧房千間珠玉錦繡駭人心目西域沙門菩提達摩歌咏贊歎此寺精麗遍閻浮所無胡太后傾竭庫藏崇飾梵宮奉佛甚虔功德誠大矣以愚論之佛氏西方妙勝華藏莊嚴有梵天所不能加仙都所不能及者安事傾財竭民力窮土木之工而奉佛哉曰善信奉佛非此無以表其至心夫奉佛以心不以宮室心苟清淨念念般若時時三寶其爲莊嚴勝妙莫大焉即欲表吾

奉佛之意在士庶力薄雖一氈一笠便成勝緣在
王公富盛第隨分莊嚴足稱功德何必窮極侈靡
跨壓閻浮而後稱崇奉哉若悉以崇飾梵宮者散
之閭閻周彼貧乏度所全活何可勝算亮亦如來
之所許也胡太后莊嚴佛事固為盛美然貪秉朝
政立臨洮王世子釗以紹大業時年甫三歲奉未
言之兒以臨天下卒召爾朱榮大寇使宗社傾危
衣冠塗炭是太后事崇佛事心非佛心則亦何功
德之有哉梁武帝造寺修塔寫經度僧甚衆以問

初祖有何功德㑹云竝無功德此人天小果有漏
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帝曰如何是眞功德祖
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石虎
尚書張離張良家富事佛各起大塔佛圖澄謂曰
事佛在於清淨無欲慈矜爲心檀越雖儀奉大法
而貪悋不已積聚不窮方受現世之罪何福報之
可希耶崇眞寺比丘惠凝死七日還活經閻羅王
檢閱以錯名放免見一比丘云是禪林寺道弘自
云教化四輩檀越造一切經人中像十軀閻羅王

日沙門之體必須攝心守道志在禪誦不干世事
不作有為雖造作經像正欲得他人財物既得他
物貪心即起既懷貪心便是三毒不除具足煩惱
命付黑獄有一比丘云是靈覺寺僧寶明自云出
家之前嘗作隴西太守造靈覺寺成即棄官入道
雖不禪誦禮拜不缺王曰卿作太守之日屈禮枉
法劫奪民財假作此寺非卿之力亦付所司合前
三公案而觀之作佛功德事可知矣

## 懺悔

從前大小罪業向佛前懺悔非特今世所染從無始以來重重罪業俱向佛懺悔懺悔之後永不再犯從此以後罪滅福生若已悔而復犯無如之何矣已過罪業不必思量不必怖畏思量怖畏即障道矣盖從前罪業皆從根塵妄因而立妄結不解故有罪業果報今既回心向道懺悔前非一悟轉頭諸妄前非氷消霧散矣豈得復有思量怖畏更再葛藤哉

懺悔

從前大小罪業向佛前懺悔非特今世所為從無始以來重重罪業但向佛懺悔懺悔之後永不再作從此以後罪滅福生若已悔而復作無如之何又已過罪業不必思量不必懼畏思量懼畏即障道矣蓋從前罪業皆從根塵妄因而立妄若不解故前罪業未除今既回心向道懺悔前非一悟轉頭諸妄而非冰消霧散矣豈得復有思量懼畏更

曹嘗綠姑

志大

晉何充好佛阮裕嘗戲之曰卿志大宇宙勇邁前古充審其故裕曰我圖數千戶郡尚未能得卿圖作佛不亦大乎裕爲此言是未知人人具佛性也且裕所圖千戶郡何能作佛乎世說以裕爲名言誤矣

志大

晉何充好佛阮裕嘗戲之曰卿志大宇宙勇邁前
古充審其故裕曰我圖數千戶郡尚未能得卿圖
作佛不亦大乎裕為此言是未知人人具佛性也
且裕所圖千戶郡何能作佛乎世諦以俗答言
宸矣

不取

莊嚴佛土功德爲先達磨所以掃梁武云並無功德者以梁武自家認取功德即無功德有住即有相有相即有漏有漏即小果若行積功德不自認以爲功德是爲無住即是圓明即是佛果達磨安得而掃之禪定指迷歌云若欲莊嚴佛土平等行慈救苦菩提本願雖深切莫相中有取

悟得罪福皆空則心性自然妙湛先罪盡皆消滅今福益助莊嚴若思先罪而懼怖作今福而歡喜

則此心黏帶住著便不圓明假饒功德如山終是
人天小果

闡提

嗚呼闡提之排佛者何其不自量也古排佛而堅強不屈者莫如調達調達以謗佛重罪墮阿鼻地獄人往問之云在地獄苦否答曰三禪天之樂無以過此問何時出乎答曰如來入地獄則我出地獄夫如來豈有入地獄時則調達明知其出獄無期也其崛強堅忍甚矣然而不免於地獄也博學高才者莫如崔浩韓愈浩學貫天人才兼文武佐魏大武定天下從容帷幄自比子房至于刻史都

門暴揚國惡家門之禍大於丘山灼于火日高允
輩逢人洞之了然而浩昏冥不知識智如此又何
所見而毀滅如來也赤族之時大武廷訊天威嚴
重允意度晏如而浩聲嘶股栗張子房恐不如是
也韓愈文人章句文字斐然可觀其志氣人品眇
乎卑陋史稱泰山北斗乃文人譽人自賢互相標
榜粉飾語耳觀其美二鳥光榮歎一飽無時三上
宰相書乞兒寒酸可憐之氣滿眼品格蔑如也佛
骨一表何知儒何知佛不過偶假此一節爲立名

地耳逮得嚴譴遠貶潮陽不勝畏禍懼死沮喪淒涼嗟衰朽於殘年收骸骨於瘴癘何其悲也表語有云佛如有靈能為禍祟臣請當之斯時亦毅然慷慨矣至瘴江之濱慷慨之氣安在哉無聊以後遂至皈依大顛告之以悔其初亦何所見而為此知其中元無定主計出鹵莽也嗚呼今之闡提其自視堅強之力視調達如何才學之高視崔司徒韓侍郎如何而輕作舉止謗佛毀法可謂蚍撼大樹蚉負太山矣爾亦何嘗密察諦審佛何如人哉

回光返照我何如人哉調逢崔浩韓愈毀佛佛至今不滅如日行天如海流地也今之人其能有加于此三子乎豈惟三子自有佛法以來中經聖帝明王聖賢豪傑不知多少有奉有毀而佛至今不滅如日行天如海流地也今之人其能有加于亘古聖帝明王聖賢豪傑乎自有佛法以來叢林億兆香火華夷四海投誠萬國奔走今之人一耳一目一手一足其能有加於華夷億兆人心之靈乎震旦琳宮梵宇如來菩薩儼然端居蓮花寶座之

上梵王帝釋旁侍左右護世諸天擁衛兩廊天帝
安之衆神宜之靈祇不敢犯雷火不敢燃在在如
是亙古猶新也今之人其能有加于天帝神聖乎
嗟乎何其不自量也譬之用兵者必知彼知己算
無遺計然後可克大敵不然則必敗之道也此曹
亦曷嘗用心平日內照己之一綫外窺佛之一班
而執所見立論哉無亦乘一時機會世權在手或
動于偶有所觸或苦于無事可見結寰中之讐則
恐立犯利害作世外之對則且蕬無近災漫取三

寶而摧毀之逞快意之事爲立名之資甚或陽詆
佛於都市陰露罪于伽藍家蒙禍而乞哀身疾病
而修懺不亦拙于謀而陋于品哉平旦清明之時
胡不以其身與佛而一校量之也佛心清淨也瑩
如美玉極粹白而無瑕淨如蓮華出淤泥而不染
人間塵勞毛髮莫干其府天上五欲纖微弗溷其
衷汝心能如其清淨乎則是以穢垢淨也佛心光
明也朗鑒在握燭萬象而森然日月放光爍大千
而普照眉端白毫現無邊之國土摩尼般若洞億

劫之幾微汝心能如其光明乎則是以眉障明也
佛之眞性含裹十方遍周沙界衆生期於度盡獨
覺陋彼辟支何其廣大也汝不能然則是以小擊
大也佛之本心大悲憫世弘慈拯物含蠢動含靈
以爲一體捐頭目腦髓以救衆生何其仁慈也汝
不能然則是以不仁攻仁也佛遊於極樂之土入
於逍遙之門從煩惱而得菩提一絲不挂由生死
而證涅槃萬境咸超何其淸涼也汝不能然則是
以苦笑樂也佛無慾而湛天機閑邪而入正定一

生染著便受群魔天趣仙宗呵爲外道何其端潔也汝不能然則是以邪毀正也佛一心三觀無不熏習六度萬行無不圓修二乘猶爲惡人十地尚未究竟何其大善也汝不能然則是以不善嫉善也嗚呼人亦何苦而爲是哉吾見近世之詆佛者謂地獄出于西方西方之人受之於我中國人何與嗚呼地獄西方哉是都不知佛法之影响而率易立論者也寧無爲佛子胡盧乎古今闢佛者無他公據動輒以梁武爲口實不知梁武之國亾侯

累身餓臺城乃篡齊殺獲之報終證菩薩萬世梁
皇乃崇奉三寶之功汝之所見者臺城一朝枵腹
耳傳弃泥犁周武湯火須臾巳業萬劫身殃生前
恃其執迷死後無從告語汝之不及見者多矣亦
可哀也

石宗
持其六
耳傳六
皇乃崇
景象術

離境修行

余友趙汝師居館職以上書詆江陵不奔父喪廷杖罷官後江陵物故起爲宫坊官尋被講筵之命而汝師志在禪栖非其好也時汝師負重名脊人有陰忌之者稍爲尊脊于政府政府雅重汝師言者不入而汝師遂内不自安求去甚力政府不許汝師乃告休沐掩關習静養形余以書勸之出不荅余偶言之王諫議恒叔恒叔曰昔人大隱猶在市廛豈以大道乃反枯寂夫淨心淨土不在西方

能和尚所謂心悟轉法華也處喧處寂萬境如如此自曹溪直截了義第此止可接上乘人我輩生長塵刼流浪萬緣茫茫苦海業已濡首滅頂未能一躍便及彼岸猶當從枯寂起手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此自是我輩入門也即趙汝師掩關習靜不爲過乃僕猶未能爲趙汝師余曰夫人之心靜則生慧動則成昏學道之人率取枯寂亦枯寂其心寧有枯寂其境者一物不交此中之定靜不難所以爲方寸之擾者萬境也世法之變態起伏一切

可欣可豔可厭可惡可驚可愕者勢不能却則當安心定慮委順而當之苟能遇物凝然觸境不亂喧寂惟一得失如如乃爲眞靜如其不能尚當遇物磨鍊隨事降伏久久純熟外緣漸輕心地漸穩禪家以事鍊心不取禪定以此若不涉世緣不經嘗試屏去一切遯于虛空而輒自許方寸憺如不動其可信乎厭惡萬境妨碍此心而思屏而遯之枯寂求靜則即此厭境之心已爲不靜之本何由得到如如之路也常人之情久處塵囂易生厭惡

既生厭惡必思遜於清虛久在寂寞易生凄涼既生凄涼必眷念舊日榮豔何者磨鍊不熟了悟不徹心不能轉物而爲物所轉故也心苟能靜觸境俱空心苟不靜觸境俱碍遇榮豔則作榮豔想遇凄涼則作凄涼想雖處深山窮谷一草一木一塵一鹿皆足以動其心也故余以爲離境修行不如即境修行于清風曰靜處做好丘長春曰鬧處做更好此之謂也

即境調心

王恒叔清眞有慧業深于禪理與余談禪最後貽一書持論多善乃爲記之其言曰承諭塵囂易生厭惡既生厭惡必思遁于清虛久寂易生淒涼既生淒涼必眷念舊日榮豔眞于學人隱錮之病切中心髓大修行人即心即境心自如如隨境觀物隨物起滅故雖來者千態萬狀一切以眞如照之煩惱不生無明亦滅須彌可倒大海亦竭若離境觀心境寂心寂一行觸境大海生波魚龍鼎沸故

曹溪謂住心觀靜是病非禪而長春眞人每于坐
圜弟子千百方撓亂以當境之心試其起滅自古仙
仙佛佛千聖寶藏只此無遺足下言之是也僕于
少林壁觀已發此義而乃謂從枯寂下手者非離
境修行之謂也盖猶未言乎修也世之講外煉者
云三年築基百日煉鼎僕猶言乎其基也雖曰修
行隨境取物然此上根人具大智慧言下承當僕
等日逐迷途萬緣紛擾將欲隨境調心原無靜根
徒向動討從何主持眞妄交戰妄者必勝以此求

修茫如風影故欲向靜處習之稍謐世紛以立根基漸向事中即境調心境起境滅動不離照以此勤修然後可得盖亦就僕之所近而言也恒叔之論是矣但云眞妄交戰妄者必勝其說雖是其理未盡人之妄心從無始以來顛倒迷惑牢不可破一旦修持眞固自難別妄然磨煉薰修漸悟漸除以次降伏大勇猛之功正在此處用若煉磨之久自覺漸降則竿頭進步固不可緩若以蚍蜉撼大樹久不見功則勤若勇猛又豈但已哉若懼靜根

之不具動討之無因而欲向靜中修習除妄求眞竊恐境寂心喧妄日以長槁木死灰眞何由見枯形息影小得自在一觸紛拏不勝擾擾未見其靜也且心之靈明本無靜動安有先後先向靜處習之漸向事中卽境調心此亦非所以求靜也或曰修道者求大自在須是簡易公言卽境調心不取枯寂是矣但所云漸悟漸除以次降伏用大勇猛竿頭進步恐此心未免于勞何由得自在也曰非也念起是病不續是藥不怕念起只怕覺遲常滅

動心不滅照心動不離照照不離動照也故不勞
也夫言下了當立超萬劫者頓門也非上根大乘
之人不能隨動隨照以次磨煉以次降伏者漸門
也中根學人之事也適千里者力有强弱行有遲
速及其至乎千里一也

速反其至乎千里二也

也中根學人之事也適千里者亦有強行有量

之人不能隨動隨照以次而漸以次序次者漸門

也夫吉下之當立頓悟者頓門也非上根大乘

遁心不欲照心動不離照照不離動照照無攻不勞

一切惟心

滇滓子以青浦令入爲儀部郎居京師月餘貧甚鬻一酒器以自給是日偶與婦語及修行滇滓子曰持齋誦經爾輩知修行而不知修心心不絕貪嗔癡何由得見如來一切山河大地惟心所現天堂地獄惟心所造汝今者以貪故鬻酒器是酒器者頗亦有所係戀不婦曰無之滇滓子曰卽此一物可以驗心若持此物如割潰疵而不能捨卽是慳貪若能捨者不名爲貪若以貪故致鬻此器內

生怨懟即是嗔心若不然者不名爲嗔若不知定
分妄有希求即是癡心若安分無求不名爲癡天
堂地獄即此分別舍此之外豈復有修行

虫食葉

滇滓子無他嗜好獨好栽花花名長春者生小青虫食葉殆盡滇滓子令悉取而移之他有草木處計可以無殺虫而全花然虫或非其類不食滇滓子第閉目即恍惚見小青虫乃大悔曰吾愛花而殺虫過矣過矣乃戒勿取目中亦不復見陶貞白取水蛭䖟虫修藥療人諸病　上帝責其於人命雖全頗傷物命貞白知而以百草代之夫以生虫修藥活人猶得罪神理況以愛花之故殺虫哉

演洋于無他滞分滴分兼花花名長春者生小青
虫食葉殆盡演洋于今悉取而殺之他有草木之慮
計可以無殺虫而全花然虫或非其類不食寶
于節間目自洗滌見小青虫乃大慚曰吾愛花而
殺虫過矣過矣乃取吩取目中亦不復見偃負自
又木淫言反深入者言責其冬入命

捐身爲物

一比丘乞食至珠師門爲王穿大牟尼珠師放珠入取食以施有鵞見珠映比丘衣作赤色其狀似肉卽吞之珠師出覔珠不得驚駭比丘得我珠耶比丘恐彼殺鵞取珠不敢以告彼加以絞縛耳眼口鼻盡皆血出是時彼鵞來趣食血珠師瞋憤打鵞卽死比丘見鵞旣死涕泣不樂珠師問故比丘具說上因珠師卽剖鵞得珠乃號哭懺悔又有諸比丘曠野被刼賊欲盡殺以滅口賊中一人先曾

出家曰比丘之法不得傷草繫之彼畏傷故終不能往卽以草縛捨之而去諸比丘身無衣服爲日所炙蚊虻蠅蚋之所唼嘬從旦至暮禽獸交横不敢動轉有國王田獵見而問故乃爲解縛又見比丘渡海船壞時一年少比丘捉得片板上座比丘不得板故將没水中佛所制戒當敬上座年少比丘思惟我今捨身用濟上座海神感其精誠接引上岸釋迦昔爲螺髻仙人常行第四禪出入息斷在一樹下兀坐不動鳥以爲木卽於髻中生卵菩

薩禪覺知頂有鳥卵即自思惟若我起動鳥不復
來卵必盡壞即還入定至鳥生子飛去乃起嗟乎
佛弟子捐身以爲物如此今人乃廣殺物命以養
此身以四大而招無限罪業良可愍已

大小乘

大乘菩薩發願度盡衆生辟支獨覺止知自修自證此大小之辨也晨門荷蕢知其不可爲而隱身獨善辟支禪也孔子知其不可爲而必欲行道捄時大乘禪也

## 世法

人之形骸運動屬乎氣者也心思知覺屬乎神者也春風駘宕而不蘇枯槁者氣不屬故也草木生長而無有知覺者神不屬故也鷄呼其群猿傷其類仁也虫能叩頭羊知跪乳禮也鵲先避風蟻預徙潦智也燕以春至鴈以秋賓信也蜘蛛蟯蜋巧於般倕蟪蛄螢蝶等於仙化肖翹至微之物趣利避害貪生畏死畧與人同孰謂其無性靈哉活之有功殺之有孽其理明矣儒者以開三面綱數罟

不入取有節用有制爲盡萬物之性此世法也非出世法也

用錢者多積儉用欲其用而不匱此自愛其用錢者也非愛錢也取物者撙節愛養欲其取而不竭此自愛其取物者也非愛物也嗚呼人之處世知有世法其來久矣難言哉難言哉

人所常言縱雀有報放龜有報渡蟻有報多殺生物者獨無報乎無故而殺物則爭以爲不仁殺物而奉口腹則不以爲不仁貪故也重口腹故也或

曰人取物以養生生不得不養則物不得不殺曰釋氏素食傷生乎否

洪昉禪師

洪昉禪師爲南天王提頭賴吒請至供養見後園鎻食人夜叉哀呌師憐而請釋之天王曰小慈者大慈之賊

## 鹿園居士

吾鄉萬鹿園居士諱表字民望以武進士官至都督雖歷仕途畱心禪悅退食獨居一室脩然幽寂不異叢林晩年解印隱武林西溪與羅贊善洪先唐中丞順之爲友以自然闍黎爲師自然者不知從何來居士延之於家事奉甚謹朝夕造膝咨語人無得聞者而自然殊不持五戒飲酒食肉好嫚罵家人事之稍不當意輒被呵責或侵居士夫人家人積不能堪嫉之如仇而居士頂禮受教無少

懈久之自然身發惡瘡腥穢遍體殆不可近而居
士促鄰領教如故人莫能解忽一日預告化期至
日體潔白瑩潤絕不見病瘍端坐而化香氣滿室
人始悔悟知其非常人也居士至大官清如貧士
一布褌二十年幾至百衲遣女以數縑畀之令持
去夫家剪裁家僅積俸三百金爲一奴盜去夫人
奔告居士第合掌稱佛號而已無何亦無疾而化
化後人往往於金陵富春山中見之我明士大夫
學道而有證悟者以居士爲首座蓋四果中人也

禪淨土

永明壽禪師曰有禪無淨土十人九蹉路無禪有淨土萬修萬人去上根上器由禪以得土中根下器由土以得禪其實一也合禪土而一之者其上上根知者乎永明既悟達磨直指之禪又能致身於極樂上品是禪土合一者也不特永明爲然如文殊普賢大菩薩也善財海衆偏叅知識悟同諸聖者也馬鳴龍樹等亦菩薩也皆妙悟禪宗入流證聖亦且願生淨土不退轉地況下此者乎當知

淨土唯心心外無土唯心淨土土外無心心垢土
垢心淨土淨此天如禪師之言也維摩經亦云欲
得淨土當淨其心欲生淨土多是稱佛名號為上
稱佛之法必須制心不令散亂念念相續一心一
意無所間斷如此方得一念滅八十億劫生死之
罪藉念束心心漸得淨心淨則土淨矣修無間斷
者身須專禮阿彌陀佛不禮餘禮口須專念阿彌
陀佛不稱餘號不誦餘經意須專想阿彌陀佛不
襍餘想即世綱中人世緣一時不能擺脫不問苦

樂逍順靜鬧閑忙萬緣交擾八面應酬此中常在
彌陀莫教忘却夫是之謂一心不亂無間斷修到
得臨終時預知必往生淨土無疑不生恐怖只是
一心不亂香花來迎諸佛見前自生九品蓮花中
矣即人生平造惡罪業在身未經懺悔銷滅但臨
終念佛一心歸向西方亦得帶業而生永不退轉
蓋乘阿彌陀佛不思議之大願力也但恐臨終卒
急苦痛昏惑瞀亂不能念佛所以必須平時早修
西方耳西方所以爲不退轉地者何也蓋以西方

有男無女人悉從九品蓮花而生其土清淨快樂絕無惡業而阿彌陀佛教人必能成佛而後已故無退墮者上根之人大悟禪宗見性成佛則固不必生於淨土苟叅禪不悟未免輪轉不如往生西方故修西方者學人一條正而且捷之大路也

像心

吳王孫皓宿衛治園得金像皓使置穢處嘗不潔以爲笑樂俄得腫疾晝夜呻吟占者曰坐犯神祠禱諸廟不効宮人有奉佛者曰乃不請福於佛耶皓曰佛神若是恠乎曰佛之威靈視神如天淵皓乃悟趣迎像龕而供事之仍請僧康會說法悔罪少頃疾愈夫褻塑佛像金土旃檀耳佛不在是供之有福侮之有禍何也衆生不得見佛而以像事佛即像即心即心即佛故供之有福侮之有禍也

近世士大夫往往毁殿宇壞佛像而以為臺池遊
玩謂土木偶何能爲以吾所見聞業報亦旣顯灼
矣戒之哉

孫武進雜言

問作佛如何是障答曰作佛卽是障百丈臨濟還須點頭點頭亦是障

古德云古之人念念在定慧臨終安得而亂今之人念念在散亂臨終安得而定第說一個定定卽是亂故一字都用不著

有心有法有法有心無心無法無法無心知其爲有有卽障知其爲無無卽障知其有無知卽障道無無道無有道無知

方是無入而不自得

駭然怕人



人生一日無罣礙一日神仙一刻無罣礙一刻神仙舍隨緣隨分而外求淨土即是罣礙即不是神仙

重瞳子拔山扛鼎雄槩萬夫虞兮一歌淒涼千古氣安在哉南華先生云今者如木鷄矣氣苟不降都無是處

香粉骷髏膿血皮袋步步促人見閻羅王及至四大分離不過焉棺長號數聲而已明朝淚乾粉涴又抱琵琶過別舟矣

田宅也珍寶也器玩也僮奴也皆養生之具而生
實不賴之以養生若賴之以養何人死而之數者
都不能著毛髮之力也乃耗精損氣積業隕根營
營求之以爲子孫子孫亦一時偶聚而況此臭穢
之物乎
人之眞我惟有靈明一竅此外無論長物浮名即
妻孥眷屬亦與我了不相關慾海愛河徒增業趣
耳於此透過乃是了事丈夫
釋迦佛先世爲忍辱仙人遇哥利王割截身體寂

然不動故能證無上菩提士大夫深入禪觀何事
不可忍

古英雄人殫一生心力獵取大物一朝時移運改
棄擲不相隨自六尺而外悉爲空花泡影人生可
寶獨有一點靈光

口實

漢楚王英首奉三寶卒逢凶逆梁武帝精信如來終罹餓死史書載之闡提往往執以爲口實而謗佛毀法奉佛而得元吉者史書寥寥矣宜人之不信也不知所貴奉佛者在諸惡不作衆善奉行然後生逢吉祥死獲超濟楚王英奉佛而作逆則非維干王法無將之誅亦犯佛法五逆之戒安得不凶梁武帝奉佛而貪侯景土地則非維悖人君睦隣之規亦違如來不貪之訓安得無禍此毀佛戒

而獲罪豈奉佛而逢難乎二君身皈佛門不能堅
守佛戒自貽伊戚是誰之愆夫善自人爲惡由人
作若云一皈佛門佛能使人必不爲惡固無是理
若云佛能曲庇皈依之人雖爲惡而無凶禍又豈
有是理哉以楚王梁武而歸罪如來是眞所謂因
刖廢屨因噎廢食也史之所載止二事耳自西教
東流以來道俗緇素精心內典淨行不染戒德無
瑕生時香名滿世享福逍遙化時幢蓋來迎往生
極樂者古今亦不知幾矣往往見於傳燈錄佛祖

通載世外諸書國史悉擯而不錄世儒不及睹見也而徒口實楚王梁武亦弗察甚矣漢趙綰王臧好儒術而以賄敗劉歆谷永明經學而附新莽宋王安石談六籍祀孔廟而釀亾國之禍豈亦以爲孔孟罪耶顏子身依仲尼而夭札子路服膺聖道而殂醢命數有定聖人故不得而曲庇之也使如來而曲庇名能皈佛者則佛不應標三不能矣

布施

佛勸人布施者何也衆生歷刼沉迷以情染慳貪也佛勸人布施除衆生之慳貪也慳貪旣除業消福長心目漸開慧性斯徹從此而得見如來矣梁武建寺造塔寫經寶誌以爲並無功德又何也至人獨悟圓明則有漏小果所不足貴衆生久沉貪慾則破慳樂施滋長善根佛之隨宜方便也世人貲積鉅萬而愛惜一錢蚊䖟嗜血不饜不止奈何不迷本性乎

布施

佛勸人布施者何也衆生歷劫沉迷以情塵貪
也佛勸人布施除衆生之慳貪也慳貪既除業消
福長心目漸開盡淮斯撤從此而得見如來矣衆
近建寺造塔寫經寶懺以為莊嚴功德又何也至
入為悟圓明則有漏小果所不足貴衆生之沉貪
然則求樂施慈長善度佛之道直方度也平入

# 慈悲道場懺法序

懺法者如來慈悲愍衆生之罪業深重歷劫沉淪而爲之立法懺除者也衆生從無始以來墮於惡濁迷於識神起諸無明造諸罪業繇六根而生三毒作十惡而感千災凡貪瞋癡淫殺盜妄言綺語惡口兩舌嫉妬傾險暴戾憍慢種種栽地獄根重重縛寃對結動念舉心無非過惡開口脣足盡是愆尤凡作於事必本於心而造惡無量但萌於心不必徵於事而積業已深因作業而至於淪墮而

愈極昏迷自一念以至萬念念念增非自一生以至多生生生積業當其迷倒而愈昏愈覆固解脫之無期即少有明時而隨悟隨迷奈障蔽之太重無論惡業苟滯凡情而般若之智未啓則或善或惡總屬迷途無論惡趣苟在凡界而眞常之理不明則爲天爲人竝非了義造惡業者從因而得果毫髮難逃在善地者報盡而還來散入諸趣八難三塗循環而不已四生六道輪轉而無窮譬如坐瞽者於暗室何繇而睹大明抱巨石於重淵奚自

而登彼岸亦可哀矣如來以大慈悲發弘誓願陋辟支自了名爲小乘不度盡衆生不取正覺願如來願深欲悉力以普度而衆生業重每自障其本來金容對面而遠萬里法音屬耳而隔千山本心稍悟旋即昏迷大道甚夷自生疑謗何以故業重故也若非爲之設法懺除終無以入道修證於是指其惡業惕之以苦趣開其迷暗耀之以慧證令其五體投地而禮諸佛一心皈命而依三寶知惡業慚愧不遑悔罪衍愆發露無隱苦縛纏者解其縛

纏有冤對者銷其冤對咸辦至心仰仗佛力慈光注照聖教加持前罪悉除後愆不作以清淨心洗滌垢污以勇猛力振起退惰罪滅則福生福生則慧起與衆生而同證菩提化濁世而悉臻華藏各各生佛心發佛願獲佛果報佛恩一登極樂之鄉永脫輪迴之苦斯如來之無邊願力也梁高僧闡斯義而建立道場武帝仗斯力而度脫郗后揚功德幢遍覆大地灑甘露水沾足人天所謂無復唐捐不可思議者矣四明崇教寺沙門興文重刻寳

懺嘉惠世人其意良盛而問序於隆隆自維博地
凡夫何敢僭瀾大典第因此而生悔過心知懺罪
法亦不慧之大幸也不慧徧觀世人作業何止庸
流下愚雖號爲聰明士夫俊偉豪傑詞華蓋世動
業過人自迷識神不悟本性簸弄而騁機械奔迫
而起塵勞日墮惡趣且命爲大賢作過多端尚自
謂無過逐流浪之本積生死之因此不慧與天下
士大夫同病也不慧說時暫悟對境還迷聖凡出
入自媿遷流迷悟相參終非大徹余旣自哀而復

哀世人則此懺法者信吾與世人破昏之明日對病之良劑矣故樂之爲序

宋法師

明州城中唐生與其妻早臥未起二婢宿後室一婢忽抱其幼女戲于牀前尋出門去唐生時臥醒心疑之急起問一僕答云不見入視二婢鼾寢方熟抱女者貌絕類一婢生呼而考之吐實云每日夜有一童子年可十五六方角衣綠來同寢處時攜美飲食至問同臥婢不知也唐生戒此婢伺其來報我明旦婢呼唐生操刃往見三婢貌類無別生不敢擊自是往來彌顯無復畏忌延慶寺有禪

僧襲公延至其家妖曰何物禪僧且柰我何必也
大張宴宴我我且偕一侶來不得已如其言設宴
飲咍言笑一如常人而不見形獨此婢見之同來
者金冠華衣宴畢嬈亂如故富陽有宋法師自其
祖禮部尚書宋公恭傳正一除邪劾鬼法代授一
人如豫章天師張氏唐生延法師甫入門妖猶崛
强笑曰法師何爲者取一物從室中擲出法師大
怒書符作法提劒追入臥室妖始窘遯牀第下呼
曰吾已二百三十年精靈法師貸我師曰汝爲妖

爲孽害人已多罪在不赦以劒取之一狐雙目如炬命火焚之其家郎寧城中前後治數妖無不效者楊太史叔向延至其家談事奇中余聞而亦致之言更奇且許余有道骨焉始知世間果不乏方術異人若宋公者其亦張葛之流亞與

鴻苞集卷之三十八終

